

021 95. 2 (总第六十六辑)



要

●战地情报工作忆往

●冯文彬在天津重型机器厂

●血泪斑斑诉当年

●松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

目

●抗美援朝押俘记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津)新登字 001 号

执行编辑:舒 俐

版面编辑:康 明

校 对:李国丽

张敦书(特邀)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5·2(总第六十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登记证第 189 号)

天津市宝坻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56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1-02307-1/G·1061

定价:4.50 元

目 录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95·2(总第66辑)

战争风云

- 战地情报工作忆往 陈 阜(1)
抗日雄鹰——阎雷 阎承先(27)
抗战中的陈纳德飞虎队 梁 深(33)

血洒扶桑

- 一个劳工的控诉 窦恩浩(44)
血泪斑斑诉当年 张文泉(47)
忆日本花冈的劳工暴动 刘智渠(57)

难忘岁月

- 抗美援朝战场押俘记 史 博(65)
战火中的朝鲜见闻 王律飞(75)
回忆朝鲜停战谈判 黄桢寿(85)

解放初期天津私营工业调整与改造

- 郭克坚(95)
- 天津解放前后商业发展漫话 王英奎(108)
- 经济恢复时期的天津对外贸易
- 姚洪卓(121)
- 冯文彬在天津重型机器厂 韩修玉(130)
- 忆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 舒 调(140)
- 天津钢厂大炼钢铁琐忆 张 琬(151)

- 津门牙税轶事 刘静山 傅大兴(162)
- 旧天津的包税制
- 陈宝骥·孙慎言(180)
- 天津市的赛马捐 孙慎言(193)

痛苦的回忆 李惠兰(139)

封面照片说明 (179)

战地情报工作忆往

陈 阜

一、情报组首战告捷

1945年12月12日，也就是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字的这一天，蒋介石嫡系第十三军石觉部又侵占了热河省凌源县城。其实，在东北战场上，自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久，平泉县城也被占领。此时杨勇、苏振华纵队在平泉附近牵制敌军活动。中共热河省委为配合我军的行动，决定在平泉建立直属省公安厅领导的战地情报工作组，组长王凡。后王凡调回公安厅，我任组长。我们吸收了几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当地干部，与王凡留下的七八个人一起重建工作组。

工作组成立时，奉命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孤立和封锁敌军。敌军虽然占领了平泉县城及其附近村庄，由于兵力不足，活动范围有限，广大农村还控制在我们手里。为卡断敌方的情报来源，控制和切断敌军就地得到一切供给，我们在县城周围主要公路的交叉路口设置了检查站。有平泉城南通往承德公路上的黄土梁检查站，城北通往赤峰巴里罕公路上的检查站，通往其他地区的公路口也都设置了检查站，将平泉敌军严密地封锁起来。凡是出入解放区的过往行人都要检查；许多敌方的谍报人员和特务分子，尚未潜

入解放区即被我检查站擒获；也阻截了解放区内一些反动地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逃亡敌占区。我们的严密封锁，使敌军得不到我方的真实情报，对解放区和我军情况几乎都茫无所知。

检查站对于出入解放区的物资，也实行严格的检查与控制。凡是粮食、肉类、蔬菜、煤柴、马革、饲料等等，一律不准运往敌占区。

二是收集敌方的军事情报。解放战争初期，军事上敌强我弱，敌军处于战略进攻，我军处于战略防御，这样的军事态势，迫切需要准确的战地情报，以助我军相机行事，获取胜利。为此，我们的情报活动侧重于搜集敌军的番号、人员数量、武器装备、防务设施、调动情况、作战计划和调防换防、敌军思想动态等情报。

平泉撤退前夕，我们同活动在敌占区的情报人员还规定了联络暗号，传递情报的方法和接头地点等等，并发给活动经费，继续保持了联系；他们提供的情报，避免和减少了解放区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三是制造假情报，迷惑敌人，诱使敌人上钩。敌军侵占我平泉以后，双方都在调整部署，出现了一段短暂的修整时间，敌军除与我地方部队小有接触外，双方的前哨阵地虽然相距很近，也都处于暂时的间歇状态，相安无事。但双方为寻求作战时机而进行的情报活动，却丝毫也没有放松。

由于我们的严密封锁，敌十三军某师情报科长挖空心思也搜集不到我方情报，受到其师长的严厉斥责。他在黔驴技穷之际，忽然想出一个馊主意，企图从我方口中套取机密。有一天，他通过敌方哨兵传来口信，要求我方派人与他会谈，研究解决双方哨所避免发生冲突的问题。这种掩耳盗铃之计，立即被我各有关部门识透，遂派我军某部科长楚江科与其会谈。第一次会谈，敌情报科长自称河北人与楚科长是大同乡，还流露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说他相信共产党等等，极力与我方套近乎。楚科长投其所好，虚与周旋，装作被他套出一些似真实假的情况，诱其上钩。第二次会谈前夕，我

们针对敌科长的企图，编制了一套我军的行动“机密”，在会谈中有意无意地泄露给他。敌科长如获至宝地向他的师长做了汇报，敌师长就按我们提供的我军的行动时间和地点，调动一个团的兵力，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可我们早已调动部队埋伏在有利阵地，打了他一场漂亮的伏击战，敌全部美械装备的一个团，被打得抱头鼠窜，伤亡数百人。这是敌军自进攻东北解放区以来，我军打的一场振奋人心的大胜仗，也是敌军第一次遭到的严重损失。

二、建立情报网，迎接大反攻

解放战争进入到1947年初，东北战场的形势就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已发展到12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骑兵纵队；各军区和各军分区的独立师和独立团也相继成立，分区以下还有县大队和区小队；各个村庄也都有民兵组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事体系。野战军的主力已可全部用于机动作战。

国民党政府虽将50余万兵力集中在东北战场，但他侵占了几十座大小城市以后，主要兵力几乎全部分驻各个城市担任守备，兵力明显不足，再也没有力量抽调机动兵力向我解放区进攻了。

敌我双方这种军事态势，决定我军大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决定加强情报工作，迎接大反攻，于1947年3月成立分局社会部和社会部所属的情报处，由热辽区党委书记胡锡奎兼社会部部长，王范任副部长兼情报处长，赵聪任副处长。情报处对外叫长城通讯社。

情报处下设四个情报组：承德情报组。组长沈平，副组长李岚，负责承德、平泉方面情报工作；热东情报组。组长吴雨，副组长安林，负责凌源、建昌、绥中、兴城、锦西的情报工作；冀东情报组。组长罗启林，副组长王振山，负责冀东情报工作；冀察热情报组。组长由冀察热行署公安处副处长夏印兼任。此外还有冀东区党委情报

处，由区党委社会部部长李一夫兼任处长。

我奉命带领阿敏、阿仁和李林等七八人去热辽地区搞情报工作。我们抵达刚被解放的北票后，向胡锡奎汇报了我们的工作任任务。胡锡奎指示我们，根据当前形势，要抓住直接配合解放战争的军事情报；调查国民党党政组织活动情况；注意阜新矿区工人武装情况，保护矿区不受破坏，安全回到人民手中；争取知识青年，进一步在政治上孤立国民党反动派。胡锡奎还命北票公安局长赵明将北票派赴义县、锦州等敌战区的情报人员和公安局的四个情报专职干部交由我们统一领导。清河门解放后，我们从北票移驻清河门，在北票留下一个情报组，组长李林（他在长征时，是王首道的警卫员）。然后，我去内蒙古开展工作。

1947年8月，我由内蒙调回冀热辽社会部；1948年初又调往热辽地区开展情报工作，受胡锡奎直接领导。当时区党委驻北票，后迁往清河门。这时胡锡奎指示我们，将北票情报组改建为情报站，任务是搜集敌军情报，开展反间谍斗争。4月，冀察热辽社会部调回吴雨、安林，热东情报组工作由我接管。我将热东情报组与北票情报站合并，成立热辽地区情报站。情报站辖地辽阔，为便于开展敌方军政情报工作和传递情报，在解放区的边缘地带又设立几个交通站：

清河门交通站 清河门在锦州、义县以北，正处于阜新与义县之间，既接近敌占区，又便于跟后方联系，所以热辽地区情报站也设在清河门，与交通站一起办公。交通站负责人何敏兼情报站秘书。各地搜集来的情报都集中到这里，由秘书和内勤整理后，再行上报。

北票交通站 负责人员转送，后勤供应，情报传递。负责人李林。

朝阳交通站 朝阳是半后方地带，比较安全，又是前方与后方人员的必经之路，情报站的电台就设在这里。负责人刘茂田。

石山交通站 石山火车站在锦州东北，距锦州约 60 华里，是锦州通往沈阳、长春的必经之路，来往行人很多，便于掩护情报人员与交通人员出入敌占区。负责人李景清。我经常驻节在这里。

暖池塘交通站 暖池塘属锦西县，位于锦州西南，处于锦州、锦西、兴城、绥中等县中心。出入这几个市县的情报人员，以暖池塘为立脚点。负责人柳松。

在建立与健全情报站组织机构的同时，我们积极发展和壮大了情报队伍。其人员来源，一是征得热辽地区各有关单位的同意，将他们的情报人员由情报站统一使用；二是与上级和其他地区的社会部、城工部取得联系，将他们派在辽西地区的情报人员交与我们统一掌握或把关系转过来。其中，我们接管的有辽吉地区五地委城工部派往锦州和其他敌占区的情报人员；由我们统一掌握的有东北军区和冀察热辽军区联络部的一些同志；三是通过介绍发展的。冀察热辽军区联络部的张化石是清河门人，他的老朋友、老同学以及当地的社会关系较多，这些人在锦州、阜新、义县等敌占城市都有亲朋好友，有条件在敌占区站住脚。我们就通过张化石发展了一批情报人员。当时参加我们情报工作的有金荣九、郑经十（五地委洮南县县长）、韩毓武（锦县国民党军事科长）、赵德明（原国民党锦州飞机场工程师）、高钧（国民党锦州市三青团主任）、冯国卿（原长春铁路国民党特派员），以及梁炎、王维国、张义、王鸿、刘军、张大海、卜雅周、王振坤、张洪、高焰等 30 余人；还有一些是在敌占区发展的为我党工作的进步青年，有马云、郭觉、吴睢、陈英杰、古一群、刘学读、冷文、牛文林、牛墨林、黄申、萧敏、李宝岩、于长友、刘醒民、高禹、刘伟、王贞、刘宏、王才等数十人。这些同志都被派往阜新、义县和锦州，有的还被派往沈阳、北平等大城市。

同志们在潜入国民党的各个要害部门后，都舍死忘生地搜集了大量的敌方军事、政治和经济情报，特别是大量的军事情报，对辽沈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直接的配合作用。

三、打入内线，初展锋芒

1948年初，锦州战区的敌我双方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之中。锦州战区的敌军主力是云南部队九十三军，军长卢润泉，以及东北剿总驻锦州指挥所受范汉杰指挥的敌军共10万余人。当时，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在锦州外围形成包围之势，因而敌方的情报活动极为猖狂。我们派赵皎同志打入敌九十三军谍报组任第二副组长，进行反间谍活动。正组长刘静怀，他老婆田秀娟住阜新，刘驻防义县。一天，刘静怀派人持假路条去阜新接他老婆回义县，在清河门被我们扣留。赵皎参加谍报组时说自己是清河门人，刘便找赵想办法。赵回到清河门找了张洪（张春诚），张洪向我请示。我说：人可以放，但要赵通过这事当鱼饵，紧紧钓住这条“鱼”，搜集敌军情报。

赵皎回到义县对刘静怀说：“我找了可靠的人，嫂夫人可以平安回来，但我们不能空手去说话。”刘听后，买了一支手枪，外带100发子弹，又从谍报组拿了一支手枪作礼物。赵拿着枪支弹药交给张洪后返回义县。刘静怀见老婆未归，放心不下，三天两头去找赵。赵再三安慰他“包在我身上”，与刘拉交情、套近乎。两人相见，赵总是好言慰劝无所不谈；刘也视赵为亲信，形影不离。1948年3月17日，刘静怀参加军部紧急会议回来，长吁短叹，愁眉不展，见赵说：“秀娟怕是回不来了”赵心知军情有变，问刘：“怎么啦？”刘说是三个师的驻地怕有变化。赵套问他说：“暂编二十师在阜新的防务搞得很好嘛，还经常出去，附近又没有解放军的大部队，恐怕不致于调防吧。”刘说：“不！二十师要有行动，军部已决定二十师撤回义县；军部撤往锦州。秀娟的事怕不好办了！”赵抓住机遇，立刻表示现在就去解放区，把秀娟要回来。

赵皎找了交通员赵雪和我派往义县的卜雅周，要他俩速到清

河门务必找到我。我决定将田秀娟放回义县，并将这一重要情报向上级报告。在此之前，我们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估计暂二十师可能很快就会向义县逃窜，遂派李广志等人去阜新探听和核实敌军动态。他们进入阜新，与卜雅周、吴颖等情报人员取得联系，卜雅周他们已从另一渠道获知同一情报。我们将它通报给军区和当地驻军，并电告野战军第九、第十一纵队进行截击。3月19日，暂二十师果然全部撤退。由于我们得到情报较早，当地驻军于当天凌晨即赶到敌军的必经之地，在清河门伊马图附近布置了伏击阵地。由于我军主力驻在大虎山、沟帮子一带，距离较远，未能及时赶到，当地驻军仅歼灭敌二十师的一个后备营，毙伤和俘虏敌军500余人。

敌军由阜新撤退义县后，清河门镇的敌清剿队也随之逃入义县，被改编为义县保安大队。原清剿队中队长崔香阁仍任中队长，驻防在城东的聚粮屯。崔香阁是大地主，在给日伪当警尉时就是一条恶棍，人称“崔霸天”。他的清剿队是清河门镇10个保每保各出4人4枪组成的地主武装。40名队员都是清河门的劳动人民。清剿队于1947年建立时，我们曾派张仲英打入清剿队当上士事务长，从队员中发展力量，争取他们投诚。这时我们又派张洪打入暂二十师谍报队，帮助张仲英开展工作。

崔香阁到义县后，又网罗了10余个逃亡地主，安插在保安队中当亲信，成为组织投诚的最大障碍。张洪、张仲英经过不断工作，包括分队长关文林在内，都想投诚解放军。他俩就鼓励分队长关文林和关文龙以及班长等骨干分子联名上告崔香阁，撤掉绊脚石。先是告到保安大队、县参谋长和县长那里，等了一个星期未见动静，张仲英便借故去探访他上小学时的校长——义县参谋长李伦阁，向李诉说了崔香阁的不法行为。三天后，国民党义县党部、县政府和保安大队组织了联合调查组来聚粮屯调查，正遇上崔香阁躺在炕上吸鸦片。调查组经过查问，核实保安队上至分队长、下至队员

都对崔怨声载道，遂当场宣布将崔香阁撤职，他的那批亲信也被清除出保安队，并任命清河门镇副镇长邱振环为中队长。

邱振环到任的当天晚上，张仲英和张洪找到关文林和关文龙，共同商定趁邱刚上任情况不熟之机，以征收马草、马料为名，将中队全部拉走。第二天一早，中队的 38 个人、38 匹马和 38 条枪顺利出发，平安无事地到清河门向解放军投诚。

四、智取锦州敌军城防图

锦州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谁卡住了锦州，谁就卡住了关内外的交通咽喉；若要解放全东北，必须首先夺取锦州。这就决定了敌我两军必然要在锦州恶战一场。于是我们热辽情报站也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了锦州。我们根据地下工作人员的不同社会地位和工作环境，给他们分配了搜集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不同任务，要求他们设法打入敌方要害部门，侧重搜集敌军的战地情报，为解放锦州、义县战役作好准备。其中，韩毓武同志智取锦州敌军城防图，是一件成功的大事。

韩毓武同志 1932 年在哈尔滨参加过抗日组织反帝大同盟，并参加过共青团。1936 年在锦州与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杜经、刘树森保持过接触。日本投降后，韩毓武在敌锦县县政府供应科当科员。

1946 年 4 月，冀察热辽社会部派遣金荣久回锦州工作。1948 年初，归热辽情报站统一指挥。金荣久潜回锦州后，经刘树森推荐，去找韩毓武；两人一见面，韩就要求为我党工作。韩参加革命后，工作很积极，几次向金提出入党要求。根据韩的表现，由地委组织部长王孝慈批准入党。我们情报工作重点放在锦州后，指示金荣久设法将地工人员打入敌人心脏，搜集敌军的绝密情报。金荣久通过关系，花钱买通敌锦县县长简洁，使韩毓武当上了锦县县政府军事科科员，很快又被提升为副科长、科长。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搜集到

敌军的建制、番号、装备、师团以上的军官姓名和他们的工作能力等许多重要军事情报。

韩毓武因工作关系，不但与敌县长简洁打交道，还常常接触锦州敌军城防工事图。这种绝密图纸在敌锦州市政府和敌锦县县政府中各有一张。县政府的一张由简洁亲自保管；市政府的一张，由市政府上校军事科长晋胖子保管，韩日夜设想要把它弄到手。有一天，简洁召集县政府各科室首脑开会，研究锦县团管区的防守情势。他将城防图挂在会议室的墙上，叫大家看着图研究讨论。韩想乘机拿到手，以便复制，会一散，便借团管区的防务由军事科主管，以进一步研究为名，要求简把这张图借他用一下。他的话刚说完，兼有中统、军统双层特务身份的政府秘书主任郭健生便站出来跟韩作对，责问他说：“这是绝密材料，你带走，出了问题你负责得起吗？县长受了牵连怎么办？”简洁听后，只准韩在会议室看，不能带走。韩在会议室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偌大一张城防图，光凭脑子记哪能记得周全。当天夜里，他冥思苦想，突然想到了晋胖子。

老韩与晋胖子，一个是市的军事科长，一个是县的军事科长，工作上常有接触，虽说不上是知心朋友，但表面上称兄道弟，吃吃喝喝的那一套也搞得很火热。两人互相拉拢，一个是为了增长官场上的实力，一个是为了搞到情报，于是，轻车熟路，老韩就约晋胖子去锦州第一流的东门里的一家饭馆吃饭。两人在雅座里边吃边畅谈叙心怀。欢谈之间，老韩引起一个话茬，满脸忧郁，手抚高脚酒杯叹了口气，晋胖子甚感惊异，不由追问，老韩回答：“不说也罢，这个军事科长我是不想干了。”在几番问答之后，老韩才说：“我这个军事科长想看看城防工事图简县长都不让看，这个军事科长当得还有什么劲。”晋胖子深表同情，连规劝带宽慰，说是他的那张城防图可以借给老韩看三天。两人由饭馆出来，老韩随晋胖子到市政府将图取到手。当天夜里，韩毓武在住房门外放哨，金荣久和老韩爱人张淑芳在屋内复制了一张。

这张锦州城防工事图，是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防守司令范汉杰亲自责成其司令部绘制而成的。锦州外围的防御工事如锦州以北的帽儿山、以东的紫金山、以南的南山、以西的小岭子机场的防御体系，以及锦州市的三道城防和市区的明碉暗堡、炮兵阵地、各级军事指挥机关的位置、军师团的防御地带，都详细准确地标明在这张图上。对我军来说，它的军事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复制成功后，金荣久对韩毓武和张淑芳夫妇说：“这张图老家急等着要，放在这里也不安全，天一亮，我就混过城防把它送出去。”张淑芳平时就做了几双厚底空心布鞋，她将图叠好，放在鞋底里，用布蒙上，用针线牵好，做得天衣无缝，与普通鞋无区别。

金荣久一身农民打扮，混身散放出质朴憨厚的气质，活像一位农民老大爷。他通过敌军严密盘查的五道卡口，来到大凌河上的百股河桥头关卡口，过了这道卡口就是解放区。一个敌军问他“哪去？”老金回答：“双羊分公所。”随说随递过身份证。敌军连一眼也没看就搜身，混身上下都摸到，什么也没有。敌兵说真是一干二净，连个烟卷也没一根。老金一笑说：“我倒是在锦州买了两盒，刚才检查时，被你们的弟兄拿去抽了。”敌兵在他身前身后溜来溜去，突然一声吆喝：“脱下来！”老金镇静自如，慢慢腾腾地脱下那双新鞋，把没有装图的那只鞋用双手递了过去，敌兵接过鞋来瞧了瞧，又摔打了两下，看不出什么破绽，把鞋扔在地下，说：“走吧！”老金就这样顺利地通过盘查，到了石山交通站，将敌军锦州城防工事图交到我手中。

五、敌核心机密也难逃我手

锦州敌军连以上兵力配置图，是敌方的核心机密，如把这张图弄到手，等于将敌军的兵力布置完全展现在我军面前，它的军事价值，任何估价都不算过分。我地工人员郑经十、高筠、高勤、王士杰、

王克杰等同志，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将它弄到手。

郑经十是位老同志，别名宏才、锐卓，是锦县人。“九·一八”事变后，曾同杜界雨在辽阳参加抗日义勇军活动。1933年，他与杜界雨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政治部主任阎宝航举办的北平西山抗日救国训练班学习，后来老郑回到锦州，在伪满锦县公署天桥厂村当助理员。1936年经杜界雨介绍入党，1942年3月老郑去了延安。日本投降后，老郑随70余名“西公”同学组成的北上干部团，与中央警卫团二连一起，于1945年10月10日由延安出发，11月初到达承德，干部团的同志都留在承德工作。领导上考虑他家住锦州，便分配他到锦州工作。于是老郑随同冀中干部团行军到朝阳。这时锦州已被敌军侵占，遂又随干部团继续北上，1946年初到达洮南，被分配到通辽县任副县长。后来辽吉省委派老郑回锦州敌占区开辟工作，辽吉五地委城工部部长丁丹派黄绍武护送，用大车将老郑和他爱人高勤及他俩的一个小孩送到郑经十的老家石王屯。三四天后，高勤化装成农村妇女潜入锦州，回到了娘家。

高勤的弟弟高筠，原是伪满长春建国师范大学学生，因不满日伪统治，于1942年8月经上班同学于庆被介绍，与同乡同学王士杰跑到西安加入国民党西安战干团，1947年回到锦州，同年9月经国民党沈阳市民政局主任秘书穆春生介绍，任锦州市三青团主任。

高筠曾听母亲说，姐姐、姐夫已去延安多年。一天夜里，高筠见高勤突然回家，很是惊奇。姐弟俩见面后，高筠遂到石王屯看望郑经十。老郑与他谈了一天一夜，高筠终于明白过来，认识到自己投身抗日，虽出于爱国热情，但路子没有走对，就要求去解放区参加工作。老郑动员他说：“解放军正在为解放锦州搜集情报，像你有三青团主任这样身份的人很难找到，你以你的身份作掩护，更有方便条件接触敌人的核心机密，在锦州工作，比去解放区工作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高毅然接受了老郑的建议，回到锦州后立即找新兴

区三青团区队长、户籍员赵德全给老郑夫妇办理了落户手续。老郑在锦州安下身来，暂住新兴区鸭绿街高筠大姐夫刘灿彰的房子。高筠还给老郑一张敌第六兵团颁发的特别通行证，使老郑便于工作。不久，高筠又把他的老同学、连襟、市三青团总干事王士杰发展为地下关系。

1948年初，郑经十的关系由五地委城工部转到热辽情报站，我们布置他的工作重点是搜集敌军情报。老郑找了高筠、王士杰研究情报站的指示，在谈到必须把我们的人打进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才能接触敌人军事上的核心机密时，高筠说起他通过西安战干团少将学员燕正，结识了范汉杰的亲信——锦州指挥所的少将处长方济宽，方济宽手下正需要一名机要统计员，还让我给他推荐，但人选难定。王士杰提议，说他的三弟王克杰，为了赚钱上大学，在九十三军整编二十二师三团任上尉指导员，他品学兼优，思想进步，是个理想的对象，方济宽见了准满意。老郑当即决定动员王克杰打入敌军指挥所。

王克杰经过王士杰和高筠先后两次谈话，放弃了上大学的打算，接受安排。他向三团团部写了两次辞职报告，都未被批准。第三次，王克杰特地去找师部宣传科长周本涛，请周领他去见师政治部罗主任，说王辞职后，到“剿总”去当少校。罗这才在他的辞职报告上批道：“另有高就，准予辞职。”

王克杰当上机要员后，方济宽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清理两只木箱中数以千计的军事统计报表。王用一个月时间分门别类，整理得井井有条，得到了方济宽的赞扬。王在清理过程中将敌军的后勤给养分布、军火消耗补给、军官调配等重要情报抄录下来交给了郑经十。

方济宽交给王克杰的第三个任务，是放大敌军连以上的兵力配置图。为防止泄密，方派他的贴身副官协助王绘制该图。可这位副官喜好吃喝玩乐，哪有耐心趴在桌上整天描图，时不时的找王谈

天说地。王克杰看透了他的心思，在一次闲聊中说：“老兄整理描图挺劳累，小弟我一个人完全可以承担，老兄您在旁边看着就是。只不过请老兄在处长面前替小弟美言几句。”副官称赞王老弟真够朋友，打个转，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王克杰抓住机会，复制了这张兵力配置图，交到郑经十手中。这份核心机密的智取成功，为我们的战地情报工作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敌军义县城防工事图的到手，充分说明情报工作是我兴兵击敌的开路先锋。

锦州以北 90 华里的义县，是敌我两军势在必争的战略要地。敌军想要守住锦州，必须守住义县；我军想要攻打锦州，也必须首先攻下义县。同时，义县又是我军联系大后方的纽带，不攻克义县，大兵团就无法活动。

敌九十三军暂二十师由阜新撤到义县后，鉴于义县的战略地位，就发动全师人员构筑防御工事。除火车站等外围工事外，还围绕城墙修筑了一圈土壕，壕外挖了一道护城河；土壕上有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孔，相隔百余米就有一座钢筋水泥碉堡。距壕百余米内的房屋都被扒得只剩下几根柱子撑着房盖，形成百余米的开阔地，使我军进攻时完全暴露在火力网下。敌军还利用原有城墙筑成上中下三层火力网。上层利用城墙原有垛口筑成火力点，并在城墙顶上修筑了许多堡垒居高临下，封锁进攻道路；在城墙的中部和底部筑成中下层交叉火力网，控制死角。在外壕与内城之间把城墙由底部挖通，筑成暗道，便于调动兵力和运输物资。在城内街区也都修筑了工事，还利用远近闻名的玉佛寺西南角的一座古塔，作为全县的制高点，杀伤我军巷战兵力。暂编二十师真是煞费苦心，将义县全城修筑成一座完整的军事堡垒，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所有的进攻道路，如果不把敌军的城防工事图搞出来，在解放义县时，必然会增加我军和人民的严重伤亡。

我们的情报人员吕志杰，理所当然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吕志